



南洋居民的種類及其風俗

羅會霖

大家那曉得南洋是洋人的屬地；然而談到南洋的居民種類，那真亂得很哩。例如：勞苦功高的中國人，自稱文明的西洋人，以及本地的土人，印度人，亞拉伯人，吉寧人……等。民族既然有這麼的多，論到他的習俗，很值得我們研究一下。所以我便依照平素觀察的所得

記錄了出來：

(一)中國人——僑居在南洋的僑民，再不多不過中國人的了。佔有商業，實業，工業的重要位置。財政上操有金融的牛耳，祇是缺乏了團結力，不能發展，不能保存他的特權；否則，說不定要做出驚人動地的事業哩！基督教在此地佔有雄厚的勢力，華人乘機入了教籍，做他社會活動的靠山。他們對於這事是很有把握的，所以大家都踴躍的去假冒了基督教徒。

◎南洋居民的種類及其風俗

大家那曉得南洋是洋人的屬地；然而談到南洋的居民種類，那真亂得很哩。例如：勞苦功高的中國人，自稱文明的西洋人，以及本地的土人，印度人，亞拉伯人，吉寧人……等。民族既然有這麼的多，論到他的習俗，很值得我們研究一下。所以我便依照平素觀察的所得

◎國語與華僑之關係

不論什麼人都承認人類是向前進步的。這樣看來，世界上不論那一個國家，祇要他的歷史最久。當然他是會文明的。為什麼我們中國有四千餘年的歷史。到了現在和那幾百年歷史的國家相比。還比不上呢？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就是他們有團結精神。他們是人。我們也是人。他們有團結精神。我們何嘗沒有呢？這是因為我們中國人沒有充分的感情。為什麼沒有感情呢？因為中國的言語不一致。各地有各地的方言。比方廣東省廣府話。客話雷州話。潮州話。瓊州話。中國二十二行省。就有一百十五種的言語。這樣子中國還能夠團結於一嗎？

南洋的華僑。大多數是廣東和福建兩省的人。其他還有各省的人。其方言一共口幾十種。什麼廣東會館。廣肇會館。瓊州會館。福建會館。其他還有公館。這都是祇有家族和宗族主義的。所以常常手持槍矛。互相鬪擊。偷東西。這些事情。每天的新聞上都有載的。結果死的死。傷的傷。或被當地政府捕去做苦工。並且外國人還笑中國人太幼稚野蠻了；這就是因為言語不能統一的緣故呵！唉！我們僑居南洋。一舉一動。就是代表我們全國同胞的品行。我們在這裡辦事。若果好呢！那麼不但我們得到很好的名譽。而且國家也待着很大的光榮。所以我們在南洋應當提倡國語。使他們的言語一致。在南洋的地方華僑所到的。都設立學校。像平民學校。義務學校。夜學校；等。差不多都是用國語教授的。這些學校。都是為着一般平民而設立的。將來無論貧富的人。都曉得說國語。自然他們的感情是很深厚的。我想那時沒有省界的分別了；他們都有充分的同情心。能隨時隨地的團結起來。這時候一定沒有壞的舉動了。我們要做到這種事情。非從國語方面做去不可所以我們應當疾呼提倡國語！打破一切方言！

◁ 期伍第 ▷

◎亞歷山大布歇小傳

「亞歷山大布歇」是法國一個紳士。擅長音樂。為人極有互助的精神。一天。有一個音樂師到奧國的維也納京城裏來奏樂。這音樂師一貧如洗。以奏樂唱過日子的。但是這大正禮祭日。好看的東西很多。誰願意來聽他那死調的音樂呢。到了日落西山。一文錢也沒有得着。那音樂師望着西下的夕陽。歎了口氣。到這時連奏樂內精神也沒有了。祇得向旁邊一塊石頭坐下。兩手撐着額角掉下淚來。這亞歷山大布歇剛走到這裏。見了這種情形。就走到音樂師面前說道：「請將提琴借我彈一會兒。」說着。便拿着提琴隨手奏樂起來。

他奏出的聲音好像仙樂一般。引得遊人從四方圍攏來聽他奏樂。忽然變成一個人山人海。一會兒他便把琴停着。音樂師就伸出一頂破舊的帽子。向着聽的人們要錢。這時無不拍掌稱讚。那許多看的人們。而且把錢如雨一般的向着那音樂師所伸出的破舊的帽子投去。立刻投了好幾帽子的錢。於是那音樂師遂喜出望外。不知道對那奏出仙似的亞歷山大布歇道了多麼感謝的話。

照上面所記。假使那紳士不發揮互助的思想。不拿起提琴奏出很好的調子來。那音樂師怎樣能夠會得到錢呢。所以一個應該實行博愛的主義。不能沒有互助的思想和行為。

(二)歐美的民族——關於這一類的種族，在南洋並不見得少。他們住著安樂的洋房，吃着優美的香餚，他們的日常生活都是非常的舒服。我們不得不有機會與他們接近，因此對於他們的習俗，無從考察，在此祇得不說了。

(三)日本人——自從歐戰後，日本便起來提倡一種「南進」政策。從此以後，南洋日僑遂大為增加，因此惹起世人的注目，他們得了本國的保障，倒不很受西人的干涉，他們抱有很大的野心，究竟不知要玩些什麼玩意兒！

(四)印度及亞拉伯民族——這類的種族，在南洋很少見，關於他們的一切，我無從記來，亦祇得撇開不提了。至於職業方面，多是充當幫辦，或車夫之類。

◎海上的月夜

羅煥燃

月兒在天！照在海裏，
 湯漾！湯漾起無邊的碧浪。
 兩個小小的島，
 對面在海裡的中間，
 接近萬重的波光；
 寂寂的帆影，
 沉沉的山巒，
 這好看的景象，
 分明是一幅幽畫！
 可愛！非常可愛！
 這好看而幽靜的夜景。

(七)野人——我們欲住在較小的市鎮裡，有時竟能見這野人一類的野人，他們拿了獸類中的珍奇品與市民互相交換物件，在交易時，他們並不見得粗魯可畏，這大概是被同化了的吧！不過到他們的機會，是很難得的。

南洋的民族，不單是以上的幾類，例如：爪哇人，蘇門答臘人……在英屬各地，我是沒有看見他們，因之他們的殊異的風俗，又那得探悉哩！

孤女夢

蔡紹南

剛曉曉的伊舅舅的叱責，表露的意見，伊是曉得的。伊所受的伊舅舅底氣，簡直無從可發洩。他總想把舅舅平日所對待他的種種，盡力地忘掉。可是那些情節，已經深深地在他的心底深處，總是時時浮蕩着在伊底腦海裡。伊總沒有那巨大的威力能把它忘掉。伊想：「像我這樣依靠人家的苦命兒，總算是我底命運的不幸的吧？」

天氣一天冷似一天，伊近來越覺得可憐。受了舅舅的氣，自不消說。其實這種氣，他早因受憤而漠然了，今夜他重來細細地咀嚼。無家可歸的賤人，誰養你這般大？李家那門親事，你到底打什麼主意？……這話太使伊難堪了，他再也不想下去。

「是，妳！你近來怎麼樣了？」

「怎麼！……你近來怎麼呢？你怎麼變得這樣的枯槁憔悴呢？妳！」

郊外晚眺

鄭炳煌 投

淡淡的夕陽，照着深幽的山岡，碧綠的河水，不住的盪漾。

我底心呀，碎了，碎了！我伸出兩肩想把你抱住，牢牢地抱住，隱藏在底幽遠的心靈深處。可是，可是一醒覺來，却抱了一個空。

水中的紋，如水蛇的轉動；我俯首下望，看我的臉兒，已起了無數的緋痕。

痛苦，徒然悲傷，痛苦，是沒有用的……妳！我們從另一方面看來，人生是值得讚美的，不是空虛無意義的。悲慘，痛苦，便是你前途幸福的母。努力吧！努力在你這悲慘，痛苦的人生裡，創造前途人生的幸福，妳！」

「我底靈魂已飄蕩在四方！」他很興奮地向。姊表示同情，剛纔對他說的話。伊却又默默地伏在底懷裡。

我底魂呀！伊伏在。姊底懷裡哭起來了。重新創造我底人生。姊！帶我走吧！他從。姊懷裡仰身起來，呻吟着兩手，向着。姊跑去。

餘聲

兩個數星期沒和諸位讀者見面了，愧甚！愧甚！在諸位也許會疑惑到我們，說我們偷懶，但是事實却不是如此。我們近來的稿件也有點兒缺乏，在這一點，愛護的讀者，也許是能夠原諒的。